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三十五回 奔南陽府找賊入伙 上鵝峰堡尋師求醫

且說展南俠躍上房去，見了白菊花就追趕下來，後面又有馮淵，也追趕下來。白菊花不敢與展爺動手，怕苦了他那一口寶劍，恨不得肋生雙翅，跑到榆錢鎮後街，倒不奔周家巷，是什麼緣故？皆因怕把展南俠帶到周龍家裡去，又為的是榆錢鎮樹木又多，他好穿林而過。他料著展南俠必是大仁大義之人，若進樹林，他定然不追趕。果然就跑到樹林，竄入樹林之內，展南俠果不追趕，同著馮淵轉身回來，仍到公館，還是躡牆進去，來至上房，面見蔣四爺。蔣爺問：「追趕何人？」展爺說：「追趕的是白菊花。他不敢動手，穿林逃命。」蔣爺一聽說：「鄭壯士，方才的話未能說完，還是奉懇壯士，幫著我們捉拿白菊花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多蒙四大人不殺之恩，我也說過，用我之時，萬死不辭。惟有這一件事小民實不能從大人之命。論說我們是師兄弟，情實是與仇人一般，可教他不仁，我可不能不義。我若幫著眾位大人拿他，我也拿他不住，我的本領實在不是他對手，大人不信時，可問我兩個帥弟。」蔣爺說：「鄭壯士，從此後咱們弟兄不可太謙，再要自稱什麼小人、小民，我可該罰你了。再說你不肯傷師兄弟情面，我也不能強叫你一定傷了和氣，如遇有別的事情時節，再為奉懇。」鄭天惠說：「這是大人格外施恩，成全小可。還有一件，我雖不去拿他，大人可要早去奔周家巷方好。他們內中，可有一個小韓信張大連，此人是足智多謀，大人倘若去晚，只怕他們睡多夢長，若又生出別的主意來，再拿他們，就更要費事了。」蔣爺點頭說：「有理有理，承兄台指教。」展爺說：「四哥，我們商量著誰去？」蔣爺說：「叫姚正請何輝何老爺，叫他調兵，立刻前往。」當時就有下人出去，不多一時，把姚正找來。蔣爺附耳低言，如此這般，告訴姚正。姚正點頭領命出去。蔣爺又同著知府大人說：「總鎮大人這傷，非找我二哥不行。要有我二哥在此，總鎮大人這傷，一點妨礙沒有。無奈要找著我二哥，將藥拿來，只怕大人性命休矣。」鄭天惠在旁問道：「總鎮大人可是受了白菊花的毒藥暗器不是？」蔣爺回說：「正是，怎麼鄭壯士還不知曉哪。」鄭天惠說：「這都是晏飛虧心之事，他豈能對我言語？大人不要著急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大眾一聞此言，無不歡喜。蔣爺說：「鄭爺，你如能將總鎮大人鏢傷治好，可算第一之功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我可不會醫治。我師傅離此不甚遠，晏飛所學這毒藥鏢，那毒藥是我師傅所造，交給了白菊花這個方子，這個解法可沒傳給他。如今所用藥是他拿銀子叫我師傅配的，他那裡也有，我師傅那裡也有。要把此藥找來，總鎮大人這傷立刻痊癒。」蔣爺說：「老師在哪里居住？」鄭天惠說：「鵝峰堡，離此七□里之遙。」蔣爺說：「總鎮大人是昨日受的鏢傷，要是明天起身上鵝峰堡，從那裡回來，可不定總鎮大人活的到那時候活不到。」鄭天惠說：「無妨，我知道我師傅那毒藥的性情，除非打在致命處，立刻就死，如在別處，能活四□八個時辰，若身體健壯，還要以多活一二刻的工夫。」蔣爺隨即就一躬到地，說：「懇求鄭壯士辛苦一趟。」鄭天惠搖頭說：「我這麼去不行。我先得把我師傅的性情說出來，然後方好辦理。論說我可不應該說我師傅的不好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說。我師傅一生最愛貪點小便宜，素常我與我兩個師弟在師傅面前沒有什麼敬奉，最不喜歡的是我們三個人，最喜歡我們師兄，是他拿出銀子來管我們師傅一家的用度。並且這藥又是白菊花用銀所配，他又對我師傅說過，憑他是誰，不叫給藥。我要空手而去，萬萬不行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又何難，拿上幾百兩銀子，只要治好總鎮，幾千也不要緊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有二百兩就行。」蔣爺說：「明日早晨，叫知府大人給你預備二百兩銀子，明日你就起身，我們這裡辦晏飛之事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我一人前去不行，無論哪個老爺同我前去方妥。」蔣爺哈哈一笑，說：「鄭壯士，你這是何苦！你是怕我們疑惑你拐了二百兩銀子去了罷。你太多心了，常言道：托人不疑人，鄭壯士不必多此一舉。」鄭天惠說：「不是我多心，我師傅見了我，倘若不給藥，豈不誤事。無論哪位老爺同我前去，我師傅一見老爺們，那可就近給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這是何緣故？」鄭天惠說：「大人不知，我師傅一輩子就是懼官。見了他，老爺們把話說得利害點，說：『你怎麼叫徒弟偷萬歲爺的東西？應當滅□族之罪。』師傅本來懼官，又一聽這個話，必然就把解毒散急速獻出。我說此話大人不信，屋中現有我師弟，他們知道。」屋內邢家弟兄一齊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蔣爺說：「去一個人，又有何難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見姚正從外面進來，說外面俱已齊備。蔣爺約展爺、馮淵，各帶兵刃出了公館，見著何輝，帶兵直奔周家巷。大家到了周龍門首，叫何輝帶兵將周龍家圍困起來。展、蔣、馮三個人躍上牆去，跳在院內，先下去開大門。展爺把寶劍亮將出來，把鎖砍落，然後開大門。蔣、展二位往後就跑，連外面兵丁帶馮淵一齊喊叫拿賊，大家奔到院內一瞧，各屋中全沒點著燈燭。蔣爺瞧著就有些詫異，近前一看，各屋全是倒鎖門，展爺用劍剝開上房門鎖，到屋中一看，全是剩下些粗重的東西，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。蔣爺一跺腳說：「展大弟，咱們來遲了，還是應了鄭壯士之言。」你道這些賊人哪去了？皆因白菊花穿樹繞林，回轉周家巷，仍從房上下來，到屋中見了群寇。張大連先就問道：「晏寨主，怎麼樣了？」白菊花就將鄭天惠被捉，降了人家的話說了一遍。張大連說：「不出我之所料，還怕少時他們就來哪，咱們大家早作一個準備才好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他若來時，我就結果他的性命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他一人前來，好辦，倘若又照著柳家營一樣，兵丁往起一圍，那時豈不費事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依張大哥主意，怎麼好？」張大連說：「咱們大家不久要上南陽府，不如趁此起身，週四哥家內又沒女眷，我們大家棄了這座宅子，直奔南陽府，省了許多的事情。」周龍一聽，連連點頭：「就是這個主意很好。」白菊花說：「是我連累了周兄。」周龍說：「賢弟何必太謙。」大家拾掇備馬，連家人全是手忙腳亂，拿東西，帶包裹，各拿兵刃，倒鎖房門，院內留一個人，待鎖上大門，再跳出牆去，至外面，全都上馬逃走。群賊一逃，不多工夫，展爺等就到了。展爺一瞧，連一個人沒有，與蔣爺商議，只得大家回去，就留何輝帶數□兵丁，在此看守空房。蔣、展、馮三位回來，到了公館，直奔裡面，進屋見了知府、張龍、趙虎、鄭天惠。知府見面，先就打聽白菊花的事情。蔣爺就把撲空的言語對著知府學說了一回，又說：「不知道群賊何方去了，只可慢慢地打聽下落。」趙虎過來說：「四大人，我知道他們投奔何方。」蔣爺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趙虎就把細脖大頭鬼王房書安來約會他們上南陽府，幫著打擂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只要知道他們的准下落，可就好辦了。咱們先打發鄭壯士起身，這個事要緊。」徐寬說：「我已把銀子預備妥當，連盤費俱在這裡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哪位同著我一路前往？」蔣爺一想，他師傅懼官，總得官職大著些才好。回頭與展爺說：「大弟，你老人家辛苦一趟罷。」展爺連連答應。蔣爺說：「這時起身，天氣太早，二位吃些酒，然後再走。」知府吩咐擺酒，當時羅列杯盤，直吃到紅日東升，方才罷盞。展爺同鄭天惠拿了銀子，辭了知府大眾等，起身直奔鵝峰堡而來。一路上，無非談談講講，論回子武藝，講些個馬上步下、長拳短打，兩個人說的實在投機，直到日落西山，遠遠望見鵝峰堡，鄭天惠告訴展爺：「這前邊可就到了。」又約會展爺一同時去，展爺再三不肯。二人找了個樹林，展爺把分帶在身上的一百兩銀子交與鄭天惠。鄭天惠說：「大略著我見了師傅討藥，怕不肯給我，不如咱們二人一同進去省事。」展爺說：「鄭壯士，你只管進去說，倘若實係不行，我再見他不遲。」鄭天惠只得點頭，拿了包裹，提著銀子，說：「此處離我師傅門戶還遠哪，咱們再走幾步，你在我師傅那大門西邊等我。」展爺點頭。二人又走，不多時鄭天惠一指說：「這就是我師傅家。」展爺一看，原來是坐東向西一個高台階、青水磚的門樓，兩邊白石灰牆，院子不大，裡面房屋不多。展爺一拱手說：「我就在這西邊等你。」鄭天惠點頭，展爺看著鄭天惠叫門，叫了半天，見裡面一個大姑娘出來開門，待鄭天惠進去，復又把門閉上。展爺到樹林裡邊，在塊青石上坐下等候。左等右等，直到初鼓時候，出樹林看看，猛然見由東往西，有兩條黑影，前邊跑走一人，後面追著一個。要問來者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